

# 诺奖为何授予韩江



## 韩江的文学世界： 时代女性的抗争与和解

□ 刘天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文学作品，常常探讨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独感、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以及对压迫的反抗和自我解放的渴望。她聚焦自然与女性之间的紧密联结，用敏锐深邃的文字，以细腻的笔触和诗意的叙述，直面历史创伤，剖析人生的脆弱性。瑞典文学院评价她“对身体和灵魂、生与死的连接有着独特的认知”。

对韩江的文学创作，学术界认为她的文学思想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反映。尽管韩江从未明确表达过生态女性主义为创作导向，但她的作品却呈现出与该理论相一致的思想。生态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作家弗朗西丝·德·奥波妮首次提出。她认为，父权制社会不仅压迫女性，也剥削自然资源，二者被物化为可支配的资源。要解决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必须摧毁这一支配结构，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不仅要实现性别平等，还要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这一理论不仅关注女性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还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秩序提出了深刻批判。

韩江的作品，擅长用自然意象揭示人与自然、女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往往通过与自然的联结表达对社会压迫的反抗，并在这种联结中寻找自我认同与自我解放。自然与女性不仅是象征，在韩江的作品中还承担了反思现代社会压迫与暴力的功能。韩江的作品，通过对女性角色与自然的深刻联系的思考，展现了作者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通过韩江的代表作《素食者》，可以看到韩江作品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 拒绝肉食： 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

《素食者》围绕主人公英惠拒绝肉食展开。肉食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往往与暴力、权力相联系，而英惠的素食选择，则象征着她对父权制社会的拒绝与反抗。她的丈夫和父亲代表了男性权威，他们试图通过强迫她吃肉来恢复对她的身体控制。对于他们来说，肉食不仅是一种家庭规范的象征，更是对女性身体的物化与控制。英惠通过拒绝肉食，试图摆脱男性对其身体与欲望的控制，从而获得自我认同和解放。

### 女性与自然的联结： 植物意象下的身份重建

在韩江的《素食者》中，植物意象成为女性与自然联结的重要象征，展现了她希望通过这种联结寻求自我解放与身份重建的过程。英惠逐渐远离社会，幻想自己成为植物，象征着她对自由、不受束缚的自然状态的向往。这种植物幻想不仅是对社会规范的逃避，更是一种对非人类存在方式的追求，体现了她希望通过与自然融为一体，摆脱社会压迫的愿望。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植物意象揭示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受害者身份，但也提供了超越传统性别角色、重塑自我认同的可能性。通过与自然的联结，女性能够反抗社会的压迫，突破既定的社会规范。这一联结不仅象征着逃离，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帮助女性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并展示出她们面对压迫时的勇气与力量。英惠通过对植物的认同，重新定义了自我，反映出对现代女性的觉醒与追求解放的探索。

### 自我毁灭与再生的悖论

小说中，绝食的英惠以走向自我毁灭为终结，揭示出这样的悖论：她试图通过拒绝食物、与自然相联来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但这种极端的抗争却伴随着自我毁灭的痛苦。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看，这一行为可以被视为对社会压迫和暴力的强烈抗争。英惠的自我毁灭并非简单的失败，而是在极度压迫下挣脱社会束缚、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激烈表达。韩江通过对英惠这个角色的塑造，揭示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通过极端方式寻求自由时所面临的复杂困境。这个角色展现了女性面对各种压迫，艰难探索自我解放的痛苦历程，也折射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疏离与失衡的思考。

### 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韩江的作品用自然意象隐喻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深刻反思。尽管韩江并未明确表达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但通过她笔下的角色和自然意象，可以看到她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隐忧。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女性和自然的物化上，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不仅剥夺了自然的独立价值，也让个体逐渐丧失了自我。这不禁令人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资源、生命和人性的物化处理。作者通过对英惠抗争行为的描述，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该如何重新定义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向社会呼吁，超越对资源的单纯消费和利用，重新审视生活的本质，深刻反思现代社会秩序。

对于上述问题，在韩江的作品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但是通过她对人物角色描写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感受：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束缚，个体如何表达自我的思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否还有重建和谐的可能？或许，答案不在于简单的对抗，而在于我们如何重新发现自我，重建与自然、他人乃至内心世界的深刻联结。韩江的作品，为我们认识和解答这些感受，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颁布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韩国“70后”女作家韩江摘得桂冠。8年前，韩江曾凭借小说《素食者》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其长篇小说《素食者》《失语者》《不做告别》、短篇小说集《白》《植物妻子》、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已引进中文版，在不少读者中引发阅读共鸣，其新作《少年来了》《黑夜的狂欢》《伤口愈合中》中译本正在编辑引进中。

韩江是韩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此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韩国文学受到更多关注。诺奖为何授予韩江？韩江的作品有哪些突出特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是否迎来获奖作家的年轻化趋势？如何认识韩国女性作家群？

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于冬云。于冬云称，韩江获奖将进一步提升韩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女性作家，韩江的成功将激励更多女性投身文学创作。



笔触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其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此外，我认为韩江能够获奖，文学翻译与传播为她的作品走向世界搭建了一座桥梁。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韩江在国际上已获得多个文学奖项的认可。她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得益于她的英文翻译者黛博拉·史密斯。2004年，《素食者》在韩国出版，2015年英文版出版，2016年获得布克奖，译者与作家平分5万磅奖金。黛博拉·史密斯毕业于剑桥大学，有很高的文学修养，韩江作品中蕴含的复杂情感与多元的叙事风格经黛博拉·史密斯翻译得以穿越语言阻隔，抵达英语世界读者的心灵。除了《素食者》，这位译者还翻译了韩江的《白》等多部作品。正是黛博拉助推韩江真正走向世界文学。这表明，文学翻译与传播在国别作家的国际化过程中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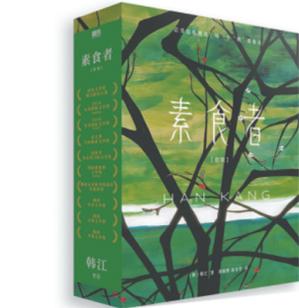
韩江还获得过都柏林文学奖、意大利马拉帕蒂文学奖、西班牙圣克萊门特文学奖、挪威未来图书馆年度艺术家等奖项。韩江获奖将进一步提升韩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激励更多女性投身文学创作。

### 作品思想深刻，有国际视野

### 韩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 国际影响力提升

记者：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会颁给韩江？这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或效应？

于冬云：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发布的评奖理由是，韩江的作品“以充满诗意的散文式



### 韩国女性作家群被看见

韩江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女性题材小说，她的《不做告别》《少年来了》等以韩国政治暴力事件为主题，没有止步于揭露、批判集体暴力之恶，而是执着追求生命的表征与意义，寻找黑暗中孕育的善与勇气。

韩国女性作家崛起是世界文坛瞩目的现象。近年来，韩国女性作家群写出了大批蜚声文坛的佳作。这批女作家对女性尤其是东亚女性面对的家庭、婚姻、职场、贫困等普遍困境展开关注。除了韩江，这批作家还有写出了现象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她的名字是》的赵南柱，写出畅销小说《关于女儿》的金惠珍，写出被无数女性共鸣的《你的夏天还好吗？》的金爱烂，写出《诅咒兔》的赵宝拉，写出代表作《请照顾我妈妈》的申京淑，写出佳作《明亮的夜晚》的崔恩荣，写出《李夕夜，不再沉默》等作品的崔英英，以及著有《熔炉》《亲爱的女儿》的孔枝泳等。

这批女性作家掀起了韩国文学界的“新浪潮”，将东亚女性隐藏的困境呈现于读者面前。正如金爱烂所说的：“以前的作家关心的是天空，我可能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天花板，我写便利店，我写住的小房子，极小的考试院，属于我的、我们时代的不那么宏大的叙

记者：《素食者》中为了逃避来自丈夫、家庭、社会和人群的暴力，女主人公英惠决定变成一棵树。《不做告别》书写国家暴力和大屠杀主题，以韩国济州岛大屠杀为蓝本，追求良知和生命的意义。《失语者》以一位女性失去语言，展开对语言、暴力、失去和亲密的非凡沉思。《白》是63个关于白色事物的记忆，是一本无法归类的，纯净、哀婉、肃穆的诗小说。您能否从整体上谈谈韩江作品的突出特点？韩江在韩国文坛中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

于冬云：韩江的作品以国际视野、思想深刻和笔法独特在韩国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她的《素食者》《失语者》《不做告别》等作品的突出特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能够自觉地将女性个体经验与强烈的历史意识、清醒的社会现实洞察力、深厚的人文情怀、强大的叙事能力相融合，带给读者多元、沉重又富有诗意的阅读体验。

韩江的作品既揭示了历史的创伤和生命的脆弱，也传递了良善和勇气。在韩国文学中，韩江以其与众不同的世界文学地位和影响力，成为当代韩国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韩江的文学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经验，更非止于探讨女性困境，她熟谙韩国和西方的文学传统，有能力拥抱韩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清醒的现实洞察力，这一点从诺贝尔文学奖官方网站的韩江作品阅读推荐中可以体现出来。史蒂夫·塞姆·桑德伯格向读者推荐了韩江的《素食者》《希腊语课程》《人类行为》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的内容充分凸显了韩江的国际大视野、历史意识、深邃思想和人文情怀。

### 诺奖评选趋向多元的世界文学

记者：之前评奖中，诺贝尔文学奖一般颁给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今年评奖则将目光投向了“70后”作家，诺奖得主是否将迎来年轻化的趋势？

于冬云：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个“70后”作家，我认为这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历史以及当下国际政治现实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这些变化改写了冷战时期格局，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经历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碰撞、冲突与合作、交流有深刻体验，韩江正是这样的作家。

韩江的获奖表明，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国际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正越来越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越来越趋向多元的世界文学。国际文学奖奖项越来越关注亚洲、非洲等非西方世界的文学成就，越来越多的文学读者希望通过文学阅读了解本土以外的世界文化。

# “她”力量 被看见

□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韩江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第18位女性获奖作家，她将女性意识植根于其小说创作中，书写女性的艰难处境。

事”。诺奖颁给韩江，其实是将目光投向了东亚女性作家群体的写作。从近几年诺奖作家越来越学院派、严肃化来看，此次选择韩江，无疑是关注到了这两年浪潮声很大的女性作家、女性写作。

### 近20年来 诺奖才让女性作家“崛起”

进入21世纪之后，诺贝尔文学奖才真正开始关注并重视女性作家，18位获奖女性作家中，2000年之后获奖的占9位。18位女性，在120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占据绝对少数，但她们作品彰显了女性的力量。

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女性作家是1909年获奖的塞尔玛·拉格洛芙，后来有1926年获奖的格拉齐亚·黛莱达，1938年获奖的赛珍珠，1966年获奖的内莉·萨克斯，1991年获奖的辛迪·戈默默，1996年获奖的维斯拉瓦·辛波丝卡等。

2000年之后，女性获奖作家频率飞速提高，包括2004年的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2007年的多丽丝·莱辛，2009年的赫塔·米勒，2013年的艾丽斯·门罗，2015年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2018年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20年的露易丝·格丽克，2022年的安妮·埃尔诺，2024年的韩

江。女性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等不同题材女性写作者受到褒奖。

耶利内克、赫塔·米勒、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男权社会、社会暴力等的批判，这些来自女性视角的书写，打破了沉默，让女性被看见。诺贝尔文学奖奖励女性作家写作的特质和勇气，比如给写出《金色笔记》《幸存者回忆录》等作品的多丽丝·莱辛的颁奖理由是：“她带着怀疑、热情的力量来审视和剖析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诺奖给《一个女人的一生》《悠悠岁月》等作品的作者安妮·埃尔诺的颁奖理由是：“她的勇气和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从女性作家频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看，瑞典学院男性主导的评委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观念的进步，改变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评选标准。此次韩江获奖更加说明，诺贝尔文学奖需要跟上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思潮的发展。本年度诺奖评选也是对获奖作家群的一种更新，当大家还在猜测老一代传统作家谁能获奖时，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女性现实主题写作受到了青睐。

